

德国哲学之父

黑格尔

本书编写组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一 在斯图加特	2
二 在图宾根	6
三 在伯尔尼	9
四 在法兰克福	14
五 在耶拿	18
六 在班堡	28
七 在纽伦堡	30
八 在海德堡	33
九 在柏林	36

前言

海涅曾拿法国的行动者与德国的思想家们相比。

他说，就破坏和严峻后果而言，罗伯斯庇尔可以和康德相匹敌；就意志的狂放和抱负的远大，拿破仑可以和费希特并肩；而就全面的继承人类的精神事业，充分表述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根本变化，没有一个法国人可以和黑格尔同日而语。

恩格斯也曾经说过：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近代欧洲最著名的辩证法大师。他在人类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在他那里，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至今还让人惊奇不已的丰富思想，它们如璀璨的宝珠在人类思想的宝库中放出夺目的光彩，让后人在它面前赞叹不已。黑格尔一生中著作等身，在知识领域中，黑格尔可以说是一个巍然屹立的巨人。

有一位思想家罗森克兰茨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哲学家的历史就是他的思想历史，他的体系发生形成的历史。”用这句话来形容黑格尔的一生非常恰当。

黑格尔同其他哲学家相比，属于大器晚成那一类，他足足用了15年时间攀登哲学的高峰，随后他的哲学便超过了谢林哲学，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在哲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曾有人这样评价黑格尔的一生：“黑格尔的生平是死板枯燥的，几乎没有什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外部事件”，“与历史上其他著名哲学家比起来，黑格尔的生平可以说是最平凡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本书依据地点的变迁来分期叙说黑格尔的生平，其中自有回答。

一 在斯图加特

1770年8月27日，德国西南部符腾堡省的斯图加特城里，路德派基督教徒乔治·路德维希·黑格尔的家里，几声“哇哇”的啼哭，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是个男孩，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符腾堡省是德国许多诸侯封建统治的典型小邦之一，西部邻近法国，南部与瑞士接壤，得地之利，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运动的影响要近一些和快一些。

黑格尔的远祖是一个新教教徒，祖父是路德新教的牧师，诗人席勒诞生时就是由他主持洗礼的。黑格尔的父亲老黑格尔在卡尔·欧根公爵府税务局任书记官，后来任运输局的顾问。黑格尔的母亲玛丽亚·玛格达伦娜·黑格尔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妇女。黑格尔在家里是长子，在他之下还有一妹一弟，妹妹名叫克里斯蒂娜·路易丝·黑格尔，生于1773年；弟弟名叫乔治·鲁德威·黑格尔，生于1775年。黑格尔同妹妹之间的感情很好。

黑格尔家境中道，使黑格尔有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黑格尔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黑格尔5岁时便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黑格尔学习语文，对他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热情鼓励黑格尔所取得的点滴进步，卓有成效。

黑格尔在7岁时进城内新教拉丁学校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他是一个模范学生，每次都因成绩优良获得奖学金。他的父母还请教师于课外替他补习几何学、希腊文、拉丁文，这为他阅读古典文学、哲学，根据希腊文、拉丁文的原始材料讲哲学史打下了基础因为黑格尔学习上勤奋上进，平日循规蹈矩，深得老师洛佛勒尔的赏识疼爱，并于1778年惠赠德文译本《莎士比亚全集》八卷，并告诉黑格尔：“你现在还不能学习这些书，但你不久就会读懂它们。”洛佛勒尔死后，其妻又将其藏书数册转送于黑格尔。黑格尔后来称洛佛勒尔为他的“最敬爱的老师”。洛佛勒尔老师慧眼识珠，几十年以后他所识出的“千里马”驰骋万里，声振全球，他若魂魄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的。

洛佛勒尔老师生前不仅赠书给黑格尔，还曾私下两度教过黑格尔，一次是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听老师解释库尔梯乌，伊索寓言和新约全书；另一次是他一个人听老师讲论西塞写的几封哲学书和保罗致罗马人与帖撒罗尼加人书信，诵读圣诗，还讲一点希伯来的东西。

这位可爱的老师于1785年7月6日逝世，黑格尔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纪念他：洛佛勒尔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特别是在我中学低年级时，我敢说他几乎是最优秀的。他为人公正无私，一心为学生，为众人谋福利。他不愿别人那样思想庸俗，以为只要能把那种古旧的，年年稍事更改的班级惯例推行下去，他们就有了生计，而不需要学习提高。不，我的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了解科学的价值以及科学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给一个人的安慰。

我们经常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促膝相谈，那是多么快乐啊！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功绩。像他这样一个人，竟完全限制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现在，他已经常眠了！但我将永远地、始终不渝地怀念他。

这篇虔诚而又聪慧也有几分少年老成的日记，就是这个十五岁的学生怀着对老师的纯真的沉痛心情写下的。他回忆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亲切聚谈的感人景象，完全出于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

1780年黑格尔10岁时进文科中学读书。这个时期正是德国文学伟大兴起的时期。歌德的《葛慈·封·白尔利星根》（1773）、《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克拉维歌》、《史台拉》问世了；莱辛的《爱弥丽亚·迦绿蒂》（1772）、《智者拉旦》（1779）也出版了；1781年6月席勒的《强盗》出版，次年九月出版共和国的悲剧《菲斯柯》，最后又完成了他的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所有这些具有不朽意义和魅力的作品，都没有引起黑格尔这位斯图亚特中学生的充分注意。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竟发现中学时期的黑格尔最喜爱的小说是《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这在黑格尔1787年元月1日的日记中有记载。

《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是当时德国文学中一部贫乏的，全人厌倦的作品；厚厚的六大卷，有无数信札还带有无数的附录和续编；写的是一个少女的命运和冒险行为的故事。这个少女在七年战争最后时期，当俄国人占领东鲁士之际，为了探寻她养母的被丢失了的儿子的命运和下落，从默墨尔旅行到德累斯顿。小说的作者是约翰·提摩太乌斯·赫尔墨斯，席勒在他的讽刺诗中曾用“拉丁传教士”来谴责他。然而，就是这部如此贫乏无聊的小说使黑格尔入了迷，以至于废寝忘食。当叔本华在罗森克朗茨写的黑格尔传记中读到他的日记的那段记载时，他在给他的学生尔·贝尔的信中带着胜利的心情写道：我最心爱的作品是《荷马》，而黑格尔最心爱的作品却是《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

少年黑格尔极其喜欢读书。他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几乎把零用钱都用来买书，阅读了许多书籍，还把读过的书详细摘录在一张张活页纸上，然后按照语言学、美学、哲学、神学、史学、心理学、几何学、数学、教育学等分门另类加以排列，这种读书习惯伴随了黑格尔一生，使得黑格尔博闻强记，受益终生。黑格尔的这种严肃认真的读书方式使他不仅把握了所读过著作的概括意义，而且能深刻领会到其独特之处，体味作者的个性的微妙趣味。这一习惯的形成与黑格尔严谨冷静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黑格尔认为：“真正的素养必始于坚决地抹去自己，如在毕泰格拉教育制度里面，学生起初五年不许作声。”

黑格尔一向学习刻苦，广泛涉猎各类书籍，笔头勤快，笔记做得很认真，他的作文，老师们的评语总是很好。在高年级时，黑格尔曾参加过三次演讲，题目分别是：安东尼、屋大维和雷比达关于三头政治对话；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论古代诗人的若干特性，给人的印象是“很不行的演说家”。

在文科中学时，黑格尔开始记日记。中学生记日记在黑格尔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黑格尔的日记是看起来没有情感的波澜，语言也毫无风格，倒像流水帐目。这一点从以下几篇日记中即可看出。

星期四，7月14日。阿贝尔和堆普夫两位教授日前光临我们的聚会。我们和他们两位一起散步，他们专门给我们谈了维也纳。

星期五，7月15日。我和克苗斯教授一起散步，我们很入神地谈了德尔松的《斐多》……

星期六，7月16日。市府秘书克拉普夫勒先生今天去世了，大家原来以为他的健康已有所好转呢。

他身后遗下9个孩子，一个儿子在8天前接替了他的职位；一个儿子在去年秋天进了修道院。

.....

这些日记表明黑格尔记录客观，为人冷静。以至黑格尔研究专家开尔德说：黑格尔的日记也老成持重，充满学究气。但这只是一面，在日记中，黑格尔也记录些颇有兴味的，平凡生活中的矛盾，“诙谐冲突”。

星期二，6月28日（1785年），我今天才发现如何同是一样东西可以给各个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印象.....我吃樱桃，觉得其味甚美。并且尽量享受，.....但同时一个比我年纪大些的人，便不感觉兴味。

他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从卖樱桃的女人身边走过，未有不流口涎的。但及年纪一大，我可以眼看着春天过去，一点也不渴望吃那东西。因此我就悟到一个令人痛心的至理，就是年轻之时，想吃不得吃，年老之时，有吃不想吃。

1月3日，全部月食。校中备有天文仪器，许多人聚此观看，但天为云所翳。于是校长告诉我们如下故事：“儿时，他同别的孩子有一次夜间偷跑出校外玩，籍口是观星。警察看见他们，打算把他们带到看守所。这些孩子们说到：‘我们在看星宿。’‘不行’警察答道；‘小孩子在夜晚应该上床去睡觉。到白天才准出来看星星’。”

吃樱桃，看星星这些事虽小，但对我们了解黑格尔却很有启发意义。记载起这些矛盾趣事来，黑格尔一反他记陈年老帐的刻板常态，写得兴趣盎然耐人寻味，足见黑格尔深喜矛盾。

少年黑格尔虽然兴趣广泛，但尤其喜爱古希腊古典文学和听音乐会，这两大兴趣，黑格尔无论处于何地，何等条件下，都丝毫不改，毕生未减。黑格尔在这时期醉心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曾以散文、韵文的形式两次翻译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里》，并写了两篇作文：一为1788年所写的《论古代诗人的某些特征》，其中指出：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在某些特征上是有差别的。古代诗人的优秀品质和无可争辩的长处在于纯朴，他们的思想不是取自书本，而是直接来源于生活和自然，他们所关心的，是为真理服务而不是取悦于读者。因此现代诗人再也起不到古代诗人那样大的作用。此文所获得的评语是：“前途不可限量”；其二为黑格尔中学毕业时为告别辞所写的《土耳其人文艺与科学之衰落》，这是一篇演讲辞。

黑格尔在这个演讲中，一方面勾画出奥斯曼帝国的悲惨状况，另一方面呼吁大家回顾一下自己的家乡符腾堡，对比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从各个方面看，斯图加特都远比土耳其好，而这应归功于公爵（格卡尔·欧根公爵）和老师们。

黑格尔认为，希腊古典文学是培养鉴赏力的学校；希腊史学家的作品是记载历史的典范，极有助于理解人类所走过的道路；希腊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发源地。

黑格尔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是一切使生活满足，使生活高尚，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或间接得自希腊，谈到希腊哲学，我们就好像回到了精神家园”。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培养了黑格尔的启蒙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黑格尔一度曾喜欢的是希腊教而不是基

督教。他写了一本《耶稣传》，先于斯特劳斯和勒南提出耶稣是玛丽和约瑟夫的儿子，剔除了
一些神奇因素。但是后来，他又自己销毁了这本书。

黑格尔中学时期哲学兴趣表现在大段抄录洛克、休谟和康德的著作。他设置了一个笔记本，从1785年起，专门搜集各种定义，其中包含有关于迷信、美、哲学、逻辑、变化、
国家等等的定义。他抄录的哲学的定义是：深入到人对最重要的道理的概念和知识的根据和
内在性质。逻辑的定义是：研究从人的历史里抽象出来的思维规律的整个内容。变化的定义
是：如果可以归结一个东西有两个正反相对的规定性，其一停止起作用，而其他开始起作用
时，则这个东西就可以叫做变化了。

从黑格尔妹妹的遗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黑格尔小时候身体很虚弱，曾经历过几次重病的袭
击，几乎丧命，但最后总算是又活了过来。真乃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黑格尔在天岁时
得过天花，盲目了好几天，医生都认为他一定会丧命的，但他奇迹般地好转过来了；在黑格
尔13岁时，斯图加特一带同时流行严重的胆汁性痢疾和胆汁性热病，他们全家都受到感染，
黑格尔的母亲因此很快去世了。黑格尔本人也病得特别厉害，已经有了扁桃体腺肿症状，人
们都怀疑他是否能活得下去，不久病虽好了，耳后又生一恶疔，为此又施行了一次痛苦的手
术。

黑格尔母亲的去世，黑格尔三兄妹深感悲痛。直到1825年，黑格尔在他母亲去世的
日子，还写信给他的妹妹说：“今天是我们的母亲去世的日子，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事隔
多年，记忆仍这么清晰，念念不忘，足见黑格尔与其母亲之间的母子情深，令人感动。

在谈到黑格尔思想的形成时，我们不能不提到法国启蒙运动对黑格尔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启蒙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杰出思想家、理论家，坚韧不拔的反对封建
农奴制度，反对专制压迫和宗教迷信、教权主义。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一度出入普鲁士
宫廷，卢梭的《爱弥儿》则风靡全欧，《法国百科全书》销行全国，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各国启
蒙运动，形成了全欧性的启蒙时代，引发了各地教育改革。

黑格尔阅读和摘录了大量启蒙运动者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他宣称这
些书籍使他从传统偏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时期的黑格尔推崇理性，强调人的权利，认
为每个人都具有自由平等权，人的理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个人的情感和愿望必须受
到尊重。黑格尔在《论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宗教》一文中尖锐地抨击宗教迷信和崇拜。黑格尔
认为：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愚昧和无知，上帝的观念是人自己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主人”的
模型而形成的。人把主人的一切特性赋予了上帝，所以上帝也具有人的一切特性。这实质上
是说：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而是人根据自己的特性塑造上帝的形象，把上帝
想象成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为了神的惩罚而对它顶礼膜拜，为了摆脱灾难而求助于神，对
它奉贡祈祷。诚然，黑格尔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在他的宗教观点中所强调的是人而不是神，
因此黑格尔认为，有理性的人是会把幸福归之于神的恩赐，他们会认为神只不过给予人以
有充分的手段，但还须靠个人自己努力取得，所以真正的幸福是通过智慧和道德的完善而达
到的。为了提高人的理性能力，必须加强教育，教育对一个民族有着重大意义。黑格尔把教
育看成是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

二 在图宾根

1788年10月，黑格尔、荷尔德林因中学毕业成绩优秀，得到斯图加特、毛尔布隆两地保送，同时入学到图宾根神学院读书。

图宾根神学院设在从前一个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的故址，是专门为各地培养牧师和教员而设立的，学员二三百名，享受公爵所设奖学金待遇。黑格尔是这个学院的公费生。这里的生活方式也具有修道院的特色。学生们奉命早起，祷告和吃早饭、上课、自修和散步都有严格的规定。

再过两年，年方15岁的谢林也来到图宾根神学院。少年时期的谢林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按规定，年满17岁方能进入图宾根神学院，谢林以其出众的才华被破例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同住一室，朝夕相处，结下了诚挚的友谊，这友谊持续了很多年。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激起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情绪。

恩格斯曾经指出：“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

法国大革命的劲风也吹到了图宾根神学院的校园。

神学生们在刻板的生活和黑色道袍下，激荡着立志改革落后德国的火热热情，向往着革命和自由。

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在图宾根神学院读书期间，正值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德国的进步力量热烈欢呼法国革命。图宾根也出现了一个政治俱乐部。

人们在那里交流有关法国事件的新闻，阅读法国报纸，谈论德国命运。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都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在内加尔河岸栽自由树的活动。

黑格尔曾在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关于博爱与自由的演说，受到朋友们的一致喝彩。在黑格尔当时的纪念册上记着“反对暴君”、“打倒坏蛋”、“打倒妄想绝对统治心灵的暴政”、“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等等革命口号，还摘抄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名言：“如果天使有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

谢林则把同学魏采尔从法国带回的《马赛曲》译成德文，在同伴中传唱。这件事惹怒了封建当权派。主张取缔思想自由的欧根公爵把神学院学生集合在大礼堂里，对谢林与其他几个学生严厉训斥。公爵问谢林，他是否就是那个“强盗歌”的译者，谢林一直都无所畏惧，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盯着公爵，简短而干脆地回答：“阁下，我们大家缺乏各式各样的思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最后仅仅由于谢林的父亲及时拜托神院校长施努黎尔从中斡旋，谢林才未被开除出神学院。

3位朋友的心是在一起的，事业是共同的。他们倾向于改革，憧憬于未来，以“上帝之国

”的口号互相勉励，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黑格尔写的两句诗：是对真理和自由无保留的献身，是对禁锢思想诫律永不妥协的誓言。

黑格尔终其一生对法国大革命都持积极态度。谈起这场革命，黑格尔总是兴高采烈的。他写道：“法国由它的革命的涤荡，脱却了许多制度。那些制度是人类精神掉在背后的孩提时的敝履，曾重压过它（指法国），如现在还重压着其它各国一样，像枯槁的羽毛一般。”正是在那些充满希望，“风华正茂”的日子里，黑格尔像费希特一样，亲近过一阵某种贵族式的社会主义，并以其特有的热情，投入了当时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潮流之中。

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少年热情，是始终如一的，使他在哲学上认识上都贯彻着法国革命的理想。直到晚年，他也未忘掉在7月14日为攻克巴士底狱干一杯。在1827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法国首都巴黎的时候，寻找过法国革命时期发生过最重大事件的场所，并且对卢梭住过的庄园表示了特别的兴趣。在晚年讲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仍旧热情歌颂法国革命的理想：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它的头脑，它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阿那克隆哥拉第一学说“V o”（理想）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

所以，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

这曾终被恩格斯称作是“危险的颠覆学说”。

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了五年，前两年主要学神学，后三年主要学哲学。在这五年中，黑格尔选习了这样一些课程：福音史，旧约诗篇研究，西塞罗论神的本性，哲学史，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路加、马太、约翰福音和保罗人告罗马人书。此外，他自己还选习了一门解剖学的课程。在大学期间，他没有听过逻辑的课程，据说可能因逻辑教授去世，一时没有人担任的缘故，虽然在中学时他就接触到活尔夫的逻辑教本。在教授中，讲授西塞罗的“论神的本性”和“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的佛拉特教授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敏锐而自由的支持者。正如他给友人谢林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对大学的讲授不很满意，但在自学与积累知识方面用了很大的力量。

在图宾根神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他还和中学时一样，对其他方面的活动不感兴趣，只是致力于书本学习。他忽视骑马术和击剑术的训练。在和少女相处时，呆若木鸡。他穿着粗俗、陈旧；行动呆滞、迟缓，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小老头儿”。有个同学曾在他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驼背，拄着双拐的黑格尔漫画，并在旁边题辞道：“愿上帝保佑这位小老头儿！”

俗语说得好：“人不可貌相”，多年以后正是这位“小老头儿”掀起了一股新的哲学潮流，它的声势是那么的浩大，很多年都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住，同时又有许多人从其中吸取了一些思想并进一步发挥，阐述，他们的哲学观点至今在世界上还有很大影响。真可谓“渊源汉长”啊！

然而，黑格尔并不是一个落落寡合，行为鬼祟的人，而是一个开朗的，为人所喜爱的伙伴（“小老头儿”是善意的嘲讽）。他在愉快的酒宴上跟人们很合得来；在和朋友骑马到乡间时，竟忘记了规定的上课时间，以致受到禁闭。他热恋一个漂亮的女孩奥古斯特·黑格尔·迈埃

尔，已故神学教授的女儿，他甚至在赠给友人的芬克的纪念册上表示他如何不嫌弃酒和爱情：“上一个盛夏已经美满地结束了，现在更加美满！关于前者的格言是酒；关于后者的格言是爱！”

1791年10月7日。酒和爱!!!”

荷尔德林在纪念册中给黑格尔写下了歌德的彼拉得斯的词句：“兴趣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两翼。象征，万物一如。”

黑格尔要完成伟大行为需要两翼：一是对希腊世界的热爱，一是对哲学的兴趣。他的朋友中，最能促进前者的是荷尔德林，最后促进后者的是谢林。

在图宾根神学院，黑格尔阅读了刚刚问世不久的康德著作，但这时他并不理解批判哲学的精神。

八九十年代，康德的哲学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陆续问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康德亲自批判沃尔夫学派的各种观点，巨著之外，辅以散篇文章，发表于报刊。莱因霍德、费希特这些门徒广为传播，形成阵势。费希特亲自教学生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年以所撰《试评一切天启》亲自往见康德。《试评一切天启》于1792年4月顺利问世，黑格尔一时间显然尚未充分注意并理解这一切，他正在观察思考。

黑格尔、荷尔德林、芬克、伦茨自共同进修弗拉特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神学课后，经常聚会阅读康德的理论著作。后来，得到助教“康德迷”迪茨的带动，兴致勃勃地探讨学院老师施托尔和弗拉特对康德所采取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做的阐释。黑格尔避免激进观点，采取中立态度。

此外，黑格尔、荷尔德林、芬克、伦茨四人还经常聚会阅读柏拉图。雅可比等人的理论著作。具体有：柏拉图的政治类对话——《国家篇》、《政治家施展》、《米诺斯篇》，以及《费德诺篇》、《蒂迈欧篇》、《斐多篇》、《会饮篇》，雅可比的《论斯宾诺沙学说的信札》（1785），希佩尔的《生命旅程》，赫尔德的《上帝，对话数篇》（Gott, 1781, 1800）等。其中雅可比、赫尔德两人的著作是围绕“关于淫神争论”而选读的。

黑格尔与同学伊特魏因关系很好。1839年，伊特魏因回忆这段同窗生活，谈及黑格尔爱读《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心目中的英雄是卢梭，卢梭的著作黑格尔都很熟悉，并对他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学完两年哲学课程之后，于1790年9月，和荷尔德林、芬克、奥里斯特四人共同为伯克教授所撰论文《论义务的界限》辩护，结果顺利通过，成为哲学学士。三年神学课程完成之后，于1793年9月，和其他同学共9人共同校长勒贝雷特所撰写的关于符腾堡教会史论文辩护，顺利通过；获得结业证书，成绩平平。颇为有趣的是毕业文凭上述他天资、品性都好，长于神学和语言学，哲学上则没有能力。

三 在伯尔尼

1793年10月，黑格尔从图宾根神学院毕业，征得教会当局的同意，准备绕开教会系统寻找职业，但承诺继续研究神学，报告学习情况，随时奉召担任神职。

符腾堡神学家的道路通常都是从神学院和候选经过代理职务到牧师之职。但这样一个目标对于黑格尔来说却没有什么诱人之处，因为他富有哲学的思维方式而缺乏牧师的激情，并且缺乏牧师的口才，是个“很不行的演说家”，于是黑格尔决定放弃神学，选择哲学。

黑格尔和谢林都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哲学。

1795年1月6日谢林致黑格尔的信中谈到：“上天降了一个大荒之年，陈年的莠草一起冒了出来，谁是除草之人呢？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哲学身上。”

神学院毕业后，荷尔德林结识了席勒。席勒非常赏识荷尔德林，认为他这位年轻的同乡最富有诗人气质，后来席勒把荷尔德林推荐给他的女友夏绿蒂·封·卡尔伯做家庭教师，这样，荷尔德林去了法兰克福。

黑格尔经斯图加特友人介绍，往南前往瑞士伯尔尼，到当地贵族，大咨议局议会成员，“伯尔尼的阁下先生”卡尔·弗里德里希·封·施泰格尔处担任家庭教师。施泰格尔的家住在楚格，因此黑格尔在一张由伯尔尼政府填发给他的旅行护照中被称为“亲爱的和忠诚的公民楚格的施泰格尔的孩子的家庭教师”。

受教的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黑格尔开始授课时，男孩弗里德里希·施泰格尔才七岁。

两年以后，谢林从神学院毕业，他操其父业，替父亲做过几次布道，但不久他发现“在牧师和教士的天地里，什么都受到限制，变得狭隘”。因此他放弃了神职，到斯图加特给两个贵族青年当家庭教师。

1769年，谢林随他的学生迁到莱比锡。在莱比锡，谢林很快结识了自然科学家施泰劳斯，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史弟等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神学院毕业后，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这三位好朋友虽然天各一方，但往时的情谊依然萦绕着他们的情怀，不时互通书信，表达他们的深切感情。同时他们互相鼓励，交谈学问，在“对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上”共同前进。正如1795年1月黑格尔给谢林的信中所说的：“理性和自由永远是我们的口号，无形的教会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目标。”

1795年5月，黑格尔作了一次去日内瓦的旅行；次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还陪同三个萨克森的家庭教师，徒步攀登了阿尔卑斯山拉伯尔尼段。黑格尔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旅行。游览瑞士的丛山峻岭和终年秋雪的原野以及冰川、山溪与湖泊，这种阅历对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却不是这样的。

在黑格尔的旅行印象的记录中，没有什么地方能看出他有点惊羡和感动的表示。他对巨大的山石和冰块、高峰和冰川无动于衷；对山谷和狭径感到阴郁而危急；对山河倾泻的不绝于耳的涛声感到厌倦而无聊；只有瀑布还能使他赏心悦目。他这样写道：“浪花悠闲自在地坠

落飞舞，颇有些可爱之处，”他（指游客）所看到的瀑布永远是同一景象，同时又决不是同一景象，关于覆林德瓦尔德冰河，他写道：“凝视这些，兴致索然。”

黑格尔站在巍峨壮观的阿尔卑斯丛山之中，丝毫未感觉到造物主神一般的力量，在黑格尔看来，阿尔卑斯山是那么的僵硬而单调。对于这一点，有人评论说：“他注重审美的印象，而他的气质又使他不能突出这种印象，他过于诚实、坦率地对待自己而不愿伪装或蒙蔽他本人没有的感性；它具有某种不为阿尔卑斯山上的任何怪物所压倒的东西。”

黑格尔随东家施泰格尔到他们一家在埃位赫的楚格庄园。在那里，黑格尔利用东家丰富的藏书、古本，研读了休谟、孟德斯鸠、雷纳尔、席勒的历史政治著作，做了大量的摘要笔记。

尽管主人施泰格尔对黑格尔很亲切、平和，待遇也很优厚，可是远在他乡，只身一人，昔日的好友如今远在千里之外，黑格尔倍感寂寞与孤独，于是常和好友荷尔德林、谢林通信联系，互通音讯。

荷尔德林是一位极富才气的诗人，其创作后来被公认为可以和歌德、席勒并列在一起。他给黑格尔的信才情流畅、语言优美，在他的激发下，黑格尔写了一篇长诗：《赞歌》（副标题为：致荷尔德林），其中表达了黑格尔渴望与友人重逢的急切心情，诗文如下：•脚下的湖水闪烁的微波，向人们挟着深情的眼睛。

回忆躲开了永日的喧嚣
把自己和现在远隔，
像一场陈年的梦境。
亲爱的，你的身影，
伴随着逝去的欢娱，
又在我们的眼前浮现。
它惹起了再度相逢的希望，
象蜜汁样的甘甜。
我向自己描绘着这幕情景：
久渴望的拥抱火样燃烧，
无休止的问询宛如水潮，
暗暗地相互察看，窥探，
经过了一番别离之苦，
举止、音谈、对故人的情谊
是否有所改变，——
令人高兴啊，使人欢欣
对友谊的忠诚，往日纽带
真挚，牢固胜似从前。
.....

思想越过河，飞过山
把我轻轻地带到你跟前。
但是，麻木的现实
却在无尽无休地纠缠。
一声叹息宣布了
愿望和现实的决裂，
随着这叹息之声
一切甜蜜的幻梦都烟消云散。
.....

从这篇诗文中，可以看出黑格尔非常重视友情，这也是他以后处处逢源，在艰难时刻总有朋友援助的原因。

黑格尔和谢林的通信偏重于对哲学的问题的研讨，黑格尔由于远离文坛，杂务缠身，而谢林正在研究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后来又开始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于是谢林成了黑格尔在哲学道路上前进的引路人。

从二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和谢林对康德哲学抱有很大希望，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宗教学说，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日丽中天，将来总会为人之所共见。”“我从极其丰富的康德体系中，期待着在德意志大地上出现一个革命，这个革命要从现存的，并且还有必要的那些原则出发，通过合作的力量，来应用于迄今为止的全部知识。”谢林是这样评价康德学说与反康德就说的关系的：“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在高耸的山峰浴沐着太阳的光辉时，在谷地丛林中，这里那里还残留点迷雾，是不足怪的.....”在完成康德体系的道路上，黑格尔看到青年谢林正在向前开辟蹊径；他以有这位朋友而骄傲；他对谢林最初的两篇论文《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和《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所给予他的教益，充满感激之情。

我的至友，你送给我的论文和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深深地感谢你.....是你的第二篇论文而不是我自己使我弄明白.....你的论文绝妙地解开了我的迷雾。我为此而感谢你，而且，每一个关怀科学福利和世界利益的人，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感谢你，如果说目前还不感谢的话。

你不要期待我对你的论文的评论，我在这方面只是个学徒。

谢林的论文给黑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黑格尔在信中推崇备至：“仅就我所理解的主要意思来说，我从你的论文中看到你在科学上为我们完成了卓著的成果——我从中看到一个为全德思想体系的重要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的人的作品，我以能与你交朋友为荣。”

在研究康德·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时，黑格尔敏锐地觉察到了康德·费希特哲学中所渗透的反传统神学的人本主义精神，黑格尔在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中写道：“.....我已经看出了实践理性的那些公得研究中新的前景。很多先生将对这样从自身必然产生的结论大吃一惊，人们仰望着把人抬举.....”黑格尔在重新着手研究康德哲学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新哲学的理解和新哲学前进的方向：究竟如何看待康德学说？是一元论还

是二元论？这个问题应用到上帝的观念上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康德的上帝学说和道德证明，是有神论还是淫神论？”

谢林愿意在一元论和淫神论的意义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795年1月5日的信中讽刺了运用道德证明去证明有神论的态度，他的话使他在伯尔尼的朋友为之目瞪口呆：“看到他们知道如何把道德证明拉来作准绳，乃是一种喜悦——霎那间，跳出来一个救星——一个在天上有个个体人格的自体！”

黑格尔有鉴于这些话，回答说：“来信谈到他们知道利用道德证明让一个有个体人格的自体跳出来，这段话我不完全明白。你认为我们根本不能达到这一步吗？”

谢林的讽刺运用于那种把迷信实证宗教和迷信所谓自然宗教同康德的词句结合在一起的有神论。黑格尔以惊异和怀疑的口吻询问新哲学是否确实不立足于有神论，而谢林却相信新哲学急需否定有神论。

这种新近的康德哲学，突破了有神的界限，进展到了一元论；改变了上帝的观念，改变了对上帝的认识和宗教观点；可以这么说：新哲学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宗教纪元的开始，从新哲学中产生了看不见的教堂以及随之而应该来到这种教堂的上帝王国。

哲学变成了宗教。热情被唤醒了，连表面上非常冷静的黑格尔也激动了起来，他在1795年1月底给谢林的信中写道：“让我们经常重复你的口号吧：我们不落后。”“上帝王国来临了，我们加紧工作吧！”

“理性和自由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共同点仍然是看不见的教堂。”

黑格尔经常用《生命旅程》的诗句来鼓励自己：朋友们，向太阳，让人类的幸福之果快快成熟！

几茎残枝，几片碎叶，
怎能把太阳的光辉遮住？
要穿过这些残枝和碎叶，
奔向太阳边去，
吸吮着它的热和光，莫虑！
最好莫过于
让自己酣然永驻。

在宗教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它否定人的理性，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体系。

黑格尔尖锐的指出：“宗教和政治是一丘之貉，宗教所教导的就是专制主义所向往的。这就是，蔑视人类，不让人类改善自己的处境，不让它凭自己的力量完成其自身。

“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自由禀赋才得到承认？这种禀赋把他和一切大人物置于同一行列之中。

我认为，人类自身像这样地被尊重就是时代的最好标志，它证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

上的灵光消失了。

哲学家们论证了这种尊严，人们学会感到这种尊严，并且把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夺回来，不是去祈求，而是把牢牢地夺到自己手里。”

随着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开始发生了一个有利的倒退运动，这个运动与恐怖政策背道而驰，它发展到使一个极不虔诚的党徒，以其作为革命之畸形产物在南特被杀，而著名的卡里耶尔于1794年12月16日被斩首。不久之后，黑格尔在他从瑞士写给谢林的第一封信中以满意的口气提到这个事件：“卡里耶尔上断头台，想已知悉。你们还读法国报纸吗？如果我记忆不错，听说法国报纸在符腾堡是被禁止的。此案甚为重要，它把罗伯斯庇尔的无耻行径全部揭露出来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黑格尔那种充满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在1796年12月回到了家乡，并结识妹妹的友人，天主教徒恩德尔，她在黑格尔家中作客数月，在以后的岁月中，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黑格尔57岁那年，还收到了恩德尔寄来的寿辰诗。

四 在法兰克福

黑格尔的好友荷尔德林在黑格尔呆在伯尔尼的期间，曾辞掉了家庭教师工作，漫游了几个地方，其中有耶拿。在耶拿他与席勒交往甚密，还以很大的热情听过费希特的讲课。他在致黑格尔的信中把费希特描写成为人类而战斗的太坦，认为他的影响所及的确不限于大学讲堂的范围之内。他还把费希特与学生教团的斗争告诉了朋友。黑格尔当时致谢林的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些印象多么深刻：“我为费希特惋惜，酗酒者和乡绅们竟如此反对他的精神力量。如果他放过他们的粗野而只决心挑出一群沉着的、特选的少数人，他实在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成效的。但是令人恼火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和席勒的态度一样，自信是个才足的哲学家。我的上帝，这中间还有一些如何咬文嚼字和奴才成性的人啊！”

荷尔德林辞去家庭教师职务，本打算在席勒和歌德身边专心从事写作，追随他的伟大的同乡（指席勒），但不是就这位同乡作为海盗，菲斯柯，阴谋与爱情以及顿·卡罗斯的作者而言，而是就他作为友谊颂，朱理亚与拉斐尔的通信，希腊诸神，以及艺术家的作者而言。荷尔德林的心灵沉缅于对希腊世界的景慕与眷恋，他把希腊世界视为人类一度身历其境而又失去了的乐园。

因为贫困所迫，荷尔德林不得不于1795年底到法兰克福的一个银行家贡塔尔家里作家庭老师。1796年10月，荷尔德林推荐黑格尔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商人戈格尔家任家庭教师。黑格尔以能重返故园与至友重聚兴高采烈，他在回信中立即接受了这个不为重视的职位，回信是仓促写成的，连日期都不确切（1796年11月于伯尔尼城郊的楚格）。回信的语气表明黑格尔的心情是如何的欣喜。

能再次得知你的消息，的确令人高兴。来信的每字每句都流露着你对我的始终不渝的友谊。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的这种喜悦，我多么希望很快能见到你和拥抱你啊！

就这样，黑格尔在1797年1月往北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旅途。

荷尔德林在贡塔尔家里作家庭教师，给四个孩子教书。贡塔尔对此一点都不关心，也不理解，没有什么兴趣，从不过问。贡塔尔很熟悉交易所的行情，夜晚总在俱乐部消磨时光。贡塔尔太太苏赛蒂是一位来自汉堡的富家闺秀，很具有诗人气质。她比较关心，理解荷尔德林，时间久了，交往益发多了起来，贡塔尔太太的理解和关心也越来越热烈、越来越亲切了。

贡塔尔太太有着罕见的、完美的、极富古典意味的姿色和灵魂。她的容貌和品质，使这位比她年轻，醉心于希腊和柏拉图极乐园的家庭教师——荷尔德林堕入了情网。他当时的密信充满了这种迷恋之情。笼罩在他俩之间的爱通过精神上的交往而日益得到培育和提高。荷尔德林热爱着她，并用柏拉图的对话《宴饮篇》中的女祭司迪奥蒂玛的名字来称呼他的情人，把自己的诗献给他。

荷尔德林当时心神极度不安定，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失了理性，甚至陷入了犯罪和堕落。这时荷尔德林很希望同至交黑格尔相聚在一起，因为他相信：“同黑格尔的交往是很令

人愉快的，我很爱安静的、重理智的人，因为当我们不知道如何自处时，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给我们拿定方向。”

黑格尔到了法兰克福，和荷尔德林见面了，却不能长久相聚，荷尔德林所确实信赖的朋友黑格尔也无法指导他“拿定方向”，使他的诗人般的激情受到控制。荷尔德林和贡塔尔太太依然在相爱着。

俗语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更何况是爱情这把火？荷尔德林和贡塔尔太太之间的爱情被人察觉出来了。一个心怀叵测的妇女将此事告诉了贡塔尔。

贡塔尔原本性格就极为暴躁，还是孩子时就因愤怒挖掉了自己一只眼睛，一目失明，只能用另一只眼睛斜视。贡塔尔听到这件事，非常气愤，在1798年9月的一个夜晚，他突然地侮辱了荷尔德林。荷尔德林那颗诗人般脆弱的心受不了这种无礼，极其痛苦，并立即永远离开了贡塔尔家，但他和贡塔尔太太之间的热恋和书信未曾中断。她是他诗里永远的迪奥蒂玛。

1802年，贡塔尔太太去世了。荷尔德林听到这个噩耗后，立即徒步赶往法兰克福，沿途风餐露宿，十分劳累，以致最后神经错乱。黑格尔和谢林对他们这位天才朋友的不幸深为同情，想尽办法，使他恢复。

可是荷尔德林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在神智混乱中度过了生命的后36年。图宾根神学院的一颗文化巨星就这么陨落了。

荷尔德林的诗人气赞同是使他致死的主要原因。

他把诗才都消磨在抒情诗里，消磨在缠绵、悲哀的情感里，他渴望死亡，在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要求进入仙境，见到阿尔考斯和阿那克里安。

我安睡在一间小密室里，

马拉教的神明共鉴。

啊！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泪珠，

滴在神圣的希腊国王；

啊！帕尔翠（帕尔翠，希腊神话中司命运之女神），让钳刀发出声响吧，我的心已如死灰。

荷尔德林的遭遇使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原本愉快的经历变成了扫兴的，不幸的回忆了。他在给友人辛克莱的信中表达了这一心情：“为我们巍峨的菲尔德山和阿勒金致意，我从不幸的法兰克福经常很愉快地眺望它们，因为我知道你住在它们的山脚下。”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比在伯尔尼时间上稍显空闲些，他在这里同从前一样，关心政治、宗教和社会状况。

还研究了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摩西五经（犹太教圣经前五种，即基督教《圣经·旧约》），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德译本）。

1798年，黑格尔深深地被他故乡需要改革的直接现状中的问题所激动，他竟积极计划处理一张致同乡和“致符腾堡人民”的传单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和要求。传单的题目是：“符腾堡市参事会必须由人民选举”，或者是“来自市民”。最后的措辞是“关于符腾堡最近的内部情况，特别是关于市参事会的宪法。”黑格尔在同斯图加特几位朋友通信商讨之后，不得不